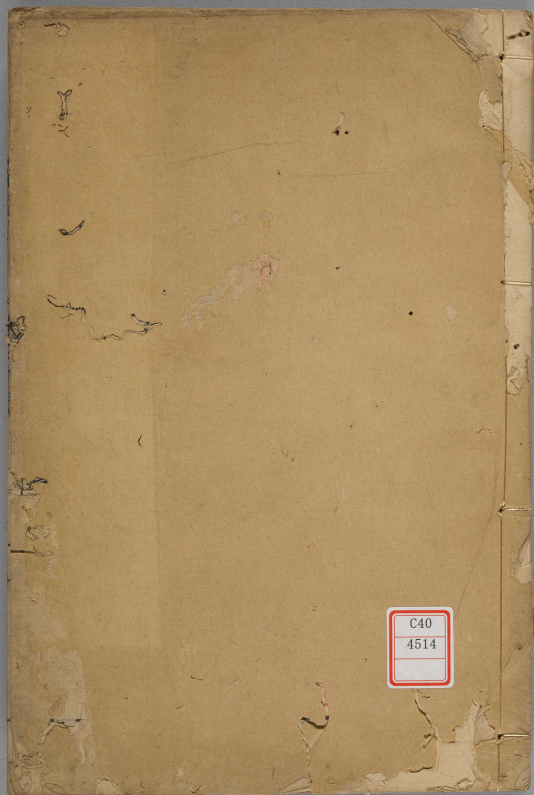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74

丁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英塔院庫中永
為學者不致詩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幾謹誌



B 64853

從容庵錄卷中目錄

三聖金鱗

風穴一塵

洛浦伏膺

馬師不安

瀉山業識

臨濟真人

趙州洗鉢

雲門白黑

洛浦臨終

南陽淨瓶

羅山起滅

興陽妙翅

覺經四節

德山學畢

趙州栢樹

摩經不二

洞山供真

雪峯甚麼

法眼舡陸

曹山法身

黃檗嚙糟

雲巖大悲

雪峰飯頭

密師白兔

嚴陽一物

剛經輕賤

青林死蛇

鐵磨牯牛

乾峰一畫

米胡悟否

趙州問死

子昭承嗣

首山新婦

九峯頭尾

從容錄

又卷中目録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

侍者離知録

後學性一校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逢強即弱遇柔即剛兩硬相擊必有一
傷且道如何迴互去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不

垂綸自
上鈎

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逢人且說
三分話

御翠鍾

龍門圭蘭

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靈山
授記

也不似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腦後
見腮

近代長蘆了和尚天童同叅住一千七百衆與
竹庵珪開粥過夏分寮入室雪峯三聖異世同
風大瀉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
峯大似孟嘗門啟豈懼高賓三聖置箇問頭不
妨向荆棘林中掇出箇膠盆子雪峰先在三十
步外看你自沾自惹道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

奇怪正如國手下碁先見數著之前三聖見這
一段不分勝敗別行一路云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話頭也不識用法窟爪牙生擒活捉雪峯款
款只道箇老僧住持事繁保福云爭不足讓有
餘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
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此二老一縱一奪各有
出身之路高郵定和尚有問透網金鱗以何爲
食郵云乾屎橛雪巖先師聞云謝供養此法喜

禪悅不減古人天童分上又作麼生頌云

浪級初昇雲雷相送恨天不到騰躍稜稜看大用

速禮拜燒尾分明度禹門急著眼看華鱗未肯淹蘂

甕更有黑老成人不驚衆安妥帖帖慣臨大敵

初無恐受辱如榮泛泛端如五兩輕遠觀堆

堆何啻千鈞重近親分明高名四海復誰同天上

介立八風吹不動恰似不曾

師云絳州龍門山禹鑿也亦曰禹門而有三級

水經云鱣鮪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為

龍否則點額而迴浪級初昇三級浪也易文言

曰雲從龍風從虎雲雷相送成龍也二大士騰

躍威稜三聖如浪級初昇雪峰如雲雷相送三

聖既度禹門雪峰肯淹蘂甕臨際送洛浦云臨

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

向誰家蘂甕淹殺也向下正頌雪峰老僧住持

事繁蘂頌三聖二問老成人不驚衆慣臨大敵

初無恐光武紀王尋王邑兵號百萬進圍昆陽
光武自將作先鋒殺數十人諸將皆喜曰劉將
軍平日小敵怯今日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乍看
五兩也不到子細叅詳千斤秤上打不動後來
雪峯門下出雲門法眼兩派豈非源深流長耶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風也於他本分宗師如
耳邊風過潭柘性和尚謂慶壽顛和尚曰喚你
作箇爺又作麼生

示衆云赤手空拳千變萬化雖是將無作有奈
何弄假像真且道還有基本也無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

得之不

立一塵家國喪亡

失之

本無雪竇拈拄杖云

本有

還有同死同生底衲僧麼

不道無
只是少

師云雪竇舉拄杖意在立塵處頌云野老從教
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此
頌還有同死同生底衲僧麼萬里清風只自知

野老不展眉此語舉不全錄中風穴上堂云若
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慙慙不立一塵家國喪
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
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
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梨麼左邊一
拍云這裏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一拍云這裏
即是雲門云這裏即易那裏即難瑯琊覺云杓
卜聽虛聲萬松道雲門矢上加尖瑯琊腦後拔

楔此亦一塵廢立家國興亡也其實中心樹子
何曾少動雪竇於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天童蕪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兩法齊行一併拈出頌云

皤然渭水起垂綸

老不歇心

何似首陽清餓人

少不

力只在在一塵分變態

拈起拄杖云看

高名勲業兩難

泯

放下拄杖云

雪竇猶在

師云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彪
非虎霸王之輔果獲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

御名錄

卷中

五

悅曰自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為師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讓國俱亡武王伐紂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採薇首陽餓死太公伐殷宗周家國興盛者也夷齊讓位餓死家國喪亡者也賢首國師只立一塵變

態說百門義海高名夷齊也勲業太公也洛浦云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故安貼農桑未嘗顛覆何也無用處成真用處好因緣是惡因緣示衆云迅機捷辯折衝外道天魔逸格超宗曲為上根利智忽遇箇一棒打不迴頭底漢時如何

舉洛浦叅夾山不禮拜當面而立

相逢不下馬各自有一手

前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

一手推浦

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探竿在手山云目前無閣

梨此間無老僧影草浦便喝盡筋力山云住住

且莫草草忽忽忙者不忙雲月是同溪山各

異斜街暗巷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只見雞頭

利爭教無舌人解語不見鬻浦無語長地陣

撲山便打不意夾山頭方浦從此伏膺戴壓當行

師云祖燈諸錄皆云夾山未見舡子時已出世

住潤州京口竹林而不著嗣法師名獨佛果擊

節云傳明初嗣石樓即汾州石樓也傳明即夾

山謚號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久叅臨濟為侍

者濟嘗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一日辭

濟濟問何往曰南方去濟拄杖一劃云過得這

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作禮而去游歷罷至

夾山頂上卓庵經一年夾山知遣侍僧馳書到

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語浦便打云歸

去舉似和尚僧迴舉之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

必來不看書不可救也浦三日後來不禮拜當面而立山云鷄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各負撥草瞻風眼浦見夾山遣遣却是留既來豈可空迴又見門庭峻硬各不相下便軟計就他道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别有一副鑪鞴道目前無闌梨此間無老僧山知久叅必行臨濟正令然後別用起宗越格鉗鎚浦果然便喝你且道只這箇更别有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未要著

忙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一般麵草由人做造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只有千尺寒松爭教無舌人解語更須要抽條石笋山曾有語論門庭施設入理深談浦門庭施設也山入理深談也浦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卒構不上山也好却將臨濟正令爲他生湍鑰匙技舊鎖浦家常醞醋曾喫知酸於是伏膺興化云但知成佛愁甚麼衆生萬松道爭奈獨樹不成林雪竇云這僧可

悲可痛鈍滯他臨濟萬松道養子不及父家門
一世衰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萬松道
南山秋色氣勢相高說甚無舌人不解語萬松
道猶是通事舍人坐具劈口撼萬松道被他接
住爛毆一頓又作麼生夾山是箇知方漢必然
明窓下安排萬松道不如還他本分草料五祖
戒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萬松道蛇蝎性靈生
便毒大陽延云也要和尚證明萬松道芝蘭氣

味光終香師復云藥山一宗實難紹舉雲巖掃
地塵埃亘天洛浦伏膺稱冤不已好在無舌解
語無手行拳直饒棒喝交馳只得傍提一半扶
持此道分付天童頌云

搖頭擺尾赤梢鱗

口貪香餌身掛網羅

徹底無依解轉

身

今日拽在網底

截斷舌頭饒有術

君方掃雪尋松子

拽迴

鼻孔妙通神

我已開棒得茯苓

夜明簾外兮風月如

畫

不借三光勢

枯木巖前兮花卉常春

潛消一色功

無

舌人無舌人

鼻孔裏應諾

正令全提一句親

暗裏抽換

骨獨步裏中明了了

真光不耀

任從天下樂欣欣

紆紆自彼於我何為

師云洛浦辭臨濟濟云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徹底無依解轉身乃濟下事非轉位轉功全同也臨濟廣錄云唯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者是真正見

解萬松道若是洛浦轉身不得如何解喝夾山若道轉得身為甚末後無語試定當看天童許他具眼有術夾山亦不無他截斷天下人舌頭善能據令只爭教無舌人解語捺天鼻孔輕輕拽迴佛果見夾山念呪語相似乃著語云那裏得這一落索來萬松道只這便是夾山教無舌人解語也佛果無這一落索也只能截斷天下人舌頭直饒別有轉身吐氣處未必是無舌人

語且道如何是此人境界頌道夜明簾外芳風
月如畫枯木巖前芳花卉長春此是無舌人受
用也漢明帝起光明殿以珠璣為簾箔金肥玉
堦晝夜長明同安察云枯木巖前差路多洞山
云直須枯木上摻些花子此頌棒頭喝下不無
孤峻得到百尺竿頭更須進一步了始得無舌
人解語也是知無舌人出底語方是正令全提
一句親切也到這裏眼高四海獨步寰中後來

洛浦云任從天下人樂欣欣我獨不肯直饒天
下人甘心被他截斷舌頭夾山道向上更有一
竅在如何是向上竅無舌人解語即向你道
示衆云離心意識叅有這箇在出凡聖路學已
太高生紅爐迸出鐵蒺藜舌劍脣槍難下口不
犯鋒鏑試請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

未必似維摩

院主問和尚近日尊

位如何

常住事忙少得閑候

大師云日月佛月面佛

眞是

轉筋霍亂

師云古人病中猶為佛事南嶽思大病障忽生便就病作一則因緣叅云病從業生業從妄生妄從心生心本無生病從何有作是念已忽然平復萬松道從如來禪得安樂處西京奉聖深禪師有尼總持作略病起作頌云氣絕絕情緒舉意無意路瞬目尚無力常年不出戶雖是祖師禪大似布袋裏老鴉芙蓉楷和尚道只此一

頌自然紹得吾宗萬松道雖然已是太多不妨更有事在馬大師又不然院主不敢直問病體增損微取覆和尚近日尊位如何是他不說如來禪祖師禪只道箇日面佛月面佛且道他意作麼生佛果云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有般底努眼云在這裏左右眼是日面佛月面佛有底道點平胃散來有甚麼巴鼻壽禪師道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無一物不闡遮那之形

從容錄

花柳

三

萬松道佛名經中有此二佛名大師意旨畢竟
如何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天覺頌云什那
駒子氣生獐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指頭
痛病來猶有巧心情萬松道本性難移山河易
改此頌馬祖雖病假中亦以本分事為人栽葦
色身強健切莫辜負馬祖急慢天童頌云

日月面觀著星流電卷已過鏡對像而無

私一點珠在盤而自轉擎捉君不見鉗鉗前

百鍊之金瓶盆釵刀尺下一機之絹衾被

襟領

師云此日月面二佛如星流電卷不容擬議
昔秦宮以玉為鏡照羣僚肝膽肺腑皆現又狐
狸為人鏡中唯現本形此無私隱也物類相感
志聞風浦出珠置器中自轉謂之走珠此頌馬
祖心如古鏡機似走珠不留影迹也百鍊之金
在作家鉗鉗一機之絹在工巧刀尺僧問雲巖

從容錄

卷中

三

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巖云一機之絹
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木此乃境與
神會智與理冥天水同秋君臣道合絹得刀尺
則裁剪由人金得鉛錘則鍛鍊在已且道衲僧
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日面佛月面佛
示衆云驅耕夫之牛拽迴鼻孔奪飢人之食把
定咽喉還有下得毒手者麼

舉瀉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業

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

馬是官馬不須印

仰

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

腦後一椎不知來處

僧迴首

頂門上去却三碗

乃云是甚麼

赴爐竈熱更與一下

待伊擬議

脚板底鑽了七塊

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

據

活捉瀉云善哉

苦口出親言

師舉僧問雲庵華嚴論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為
一切諸佛不動智理極深玄絕難曉達庵曰此
叡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除呼之迴首

御家金

卷中

七

庵指曰不是不動智仰山召僧迴首正是這箇
時節雲庵却問如何是汝佛性童左右視惘然
而去庵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
童子惘然與擬議不別無明住地煩惱業識茫
茫亦同雲庵仰山勘僧驗人尅的如此萬松見
處即不然童子與僧徹底皆不動智雲庵仰嶠
從頭業識茫茫若人辨得親見天童頌云

一喚迴頭識我不

真白拈賊有甚難見

依稀蘿月又成

鉤藏身露影

千金之子纔流落

憊風雖破骨骸猶存

漠漠窮

途有許愁

小器不大量

師舉百丈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
大衆衆迴首丈云是甚麼諸方目為百丈下堂
句也好衆詳王荆公曰我得雪峰一句語作宰
相人固請益公曰這老子常向人道是甚麼此
一句頌召僧迴首并是甚麼識我不者不字甫
鳩切弗也意問識我也無仰山用無義手打不

御家金
防家這僧若石火光中暫地可謂開市裏識取
天子也忽若擬議不來則依倚蘿月又成鉤也
黃蘗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
衆迴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頌意用此石
室善道與仰山玩月仰問月尖時圓相甚麼處
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室云尖時圓相隱圓
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無道
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成鉤尖相也駱

賓王詩既能圓似鏡何用曲如鉤華嚴宗名祕
密隱顯俱成門又教中說十地菩薩見性如隔
羅縠觀月若作羅月亦可然李白詩有蘿月掛
朝鏡松風鳴夜絃蘿字義長天童以矍眈新月
隱映煙蘿雖不圓明已露圭角領出這僧半明
半暗若存若亡處萬松大似鹽鐵判官良以天
童深細針線若不絲頭不斷難成織錦之文密
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兔過密曰俊哉山曰作

從密錄
卷中
麼生密云如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
語話密云你又作麼生山云積代簪纓暫時落
薄司馬相如上林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阮籍
常坐以柴車逢窮途輒慟哭而迴萬松道若能
就路還家便得轉身歸父不見道一念迴光便
同本得既然如是為甚麼諸佛不動智到一切
衆生分上喚作業識茫茫早知燈是火飯熟已
多時

示衆云以賊為子認奴作郎破木杓豈是先祖
髑髏驢鞍轡亦非阿爺下領裂土分茅時如何
辨主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

安基定脚了也

常向

汝等面門出入

背後底

初心未證據者看看

還具

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還解語麼

濟下禪

牀擒住

你更諱

這僧擬議

鈍滯他真入

濟托開云無

位真人是甚乾屎橛

大似持鉢不得

師舉臨濟廣語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
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
貫十方既言通貫十方不止在五蘊身田面門
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萬松道無位真人看
衆僧衆僧看真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諸方喚作和聲送事爭奈騎驢者不見坐下濟
下禪牀擒住且道真人在那頭好與一掌這僧
擬議真人不在可惜許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

甚乾屎橛當面諱却雪峰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萬松道敗也雪竇云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旣被
雪峰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
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自歸寮舍摸
索看萬松道雪竇和眉毛失却要解賊手中作
賊問取天童始得頌云

迷悟相返

不隔絲毫

妙傳而簡

已犯煙

春坼百花兮

一吹

放去較危

力迴九牛兮一挽

收來太速

無奈泥沙

從容錄

卷中

撥不開

我眼

分明塞斷甘泉眼

因師

忽然突

出肆橫流

本正
拗倒禪味
怪不得

師復云險

擲下拄杖云
放過一著

師云圓覺云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其實方本不

移悟時亦只依舊宗鏡云從來迷悟似迷今日

悟迷非悟此真妙傳而簡惠而不費薦得則赤

肉團便是無位真人不薦則真人依舊面門出

入這僧也有只是拈不出用不行却與真人作

奴傳言送語問消問息勞他臨濟降尊就卑覲

體全用這僧既措手不及臨濟亦抽身不顧見

得匙抄不上便道無位真人是甚乾屎橛此能

放能收呼得聚喝得散終不繫綴死在句下與

人肖次作病天台云吹一吹即世界成喝一喝

即世界壞更道當吹時便喝當喝時便吹列子

公儀子以力聞周宣王備禮聘之既至懦夫也

王問卿力何如對曰臣能折春蟲之股堪秋蟬

之翼王作色曰吾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

從容錄

卷中

七

尾猶憾其弱爾如是而以力聞何也對曰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以能用其力者也此頌臨濟收放力用法眼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問僧泉眼不通沙塞道眼不通被甚麼物礙僧無對自代云被眼礙且道是這僧塞斷泉眼臨濟塞斷泉眼忽然突出時如何師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示衆云飯來張口睡來合眼洗面處拾得鼻孔

攪鞋時摸著脚跟那時蹉却話頭把火夜深別覓如何得相應去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叢林

亦不州云喫粥了也未潭金僧云喫了於你

惡不如州云洗鉢盂去不得

上座

師云直鉤釣龍已是不快添桶離鉤三寸已輸舡子夾山占斷不道時人無分大都貪餌吞鉤看他趙州亦不折折釣竿亦不蹋翻舡子石橋

上閑坐略約邊度時自有上岸來入手底本錄
中有其僧因此契悟可謂竿頭綵線從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殊趙州任公得志於前更看天童
鳴榔於後頌云

粥罷令教洗鉢盂

快便

豁然心地自相符

而今參飽叢林客

難逢喫粥了
依舊喫粥去

且道其間

有悟無一人

傳虛
萬人傳實

師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呈頌於瀉山山云從緣

入者永無退失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
兄未徹在雲聞云和尚徹也未沙云恁麼始得
天童頌這僧契悟心地相符這僧乍入叢林稱
大悟大徹飽叢林禪客且道有悟無悟此謂之
徵問雪竇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
家玄沙道未徹雪竇獨許作家徐六擔板各見
一邊且道洗鉢盂僧有悟也無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從容錄

卷中

示衆云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鑑開時纖塵不
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
迴互

舉雲門問乾峰請師答話空頭沒頂額峯云到老

僧也未早箇答汝了也門云恁麼則某甲在遲也讓則

有峯云恁麼那恁麼那切忌恁麼會門云將謂侯

白更有侯黑好手手中無好手

師云彌闌王問那先尊者我將申問師能答否

先云請王鈔問王曰我已問竟先云我已答竟
王曰師何所答先云王何所問王曰我無所問
先云我無所答此猶可尋究雲門問處如晴空
激電乾峯答處如旱地奔雷及乎雙放雙收却
見有頭有尾此所以非衲僧不知非作家不見
天童和尚深入此門頌云

弦筈相啗高低普應網珠相對左右逢原發百中而筈前

箭不虛對揚有準攝衆景而光光無礙獨耀無私得言

從容錄

卷中

圭

御覽金

句之總持

出語成章

住游戲之三昧

舉動合拍

妙其間

也宛轉偏圓

如珠走盤

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看取令行

時

師云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此頌雲門問處機鋒不可觸網珠相對此頌乾峯答處實主交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百發百中頌雲門某甲在遲智覺道如人射地無有不中之理交光相羅事無礙頌乾峰恁麼那華嚴疏帝釋殿貫珠

成網光影互現重重無盡此頌公案大意不必句句配屬膠柱調絃也雲門道將謂侯白更有侯黑隋朝有侯白字君素滑稽辯給之士也大將軍楊素見知撰旌異記入神報應甚詳亦可尚也唐朝有李白能詩後有李赤效之甚不類也人傳為笑今言侯黑亦其類也有本云栽早侯白伊更侯黑言更甚也總持有三多字一字無字總持一切法門三昧正定也天童偏圓猶

事理也觀國師云理圓言偏言生理喪天台止
觀云圓伊三點非如點水之縱亦非列火之橫
又豎窮三際名高橫遍十方名廣故法華云其
車高廣天童傍通教海洞貫義天雲門乾峯立
無字碑天童歌詠入無言詩可謂揚脩見幼婦
一覽便知妙

示衆云有時忠誠扣已苦屈難申有時殃及向
人承當不下臨行賤折倒末後最慙懃泪出痛

腸更難隱諱還有冷眼者麼

舉洛浦臨終示衆云今有一事問你諸人猶

說兵機這箇若是即頭上安頭恁麼也若不是

即斬頭覓活也不恁麼時首座云青山常舉足

白日不挑燈語得分明浦云是甚麼時節作

這箇說話失錢有彥從上座出云去此二途

請師不問難保歲寒心浦云未得更道詩到

始見功從云某甲道不盡不教人見浦云我不

管你道盡道不盡放沒底未從云某甲無侍

者祇對和尚影草至晚喚從上座你今日祇

對甚有來由只管習合體得先師道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研却月中桂他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之所到清光應更多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思切

話作若揀得出分付鉢袋子把棒從云不會

兩撇浦云汝合會將成九從云實不會不進

正合浦云汝合會付之山從云實不會一箇

之浦喝云苦哉苦哉賺殺一僧問和尚尊意

如何失火處浦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

勞放木捨膏炭鵝弄巧成拙

師云洛浦臨終婆心太切首座盡情吐露返責

非時彥從不出脣皮許伊合會直得再三撈漉

可憐一向沉埋克賓甘罰饋飯錢贍驢故滅正

法眼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為復怕鉢袋

子沾著伊故燈錄收從入法嗣之列浦嘗示衆

云直須肯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僧問行不思

後金

議處如何浦云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以斯
驗之首座從公皎然可見洛浦分上還有人收
後也無百年之後却有天童頌云

餌雲鉤月釣清津

不入鷺人浪

年老心孤未

得鱗

氣急作麼

一曲離騷歸去後

在甚麼處

汨羅江上

獨醒人

洛浦猶在

師云古人以長虹為竿新月為鉤銜雲為餌清
津可以棹慈舟劒峽先須放木鷺杭州五雲和

尚坐禪箴云泓流劒閣無滯木鷺蓋劒水嶮隘

迅流如二舡相觸必碎故先斫木浮下謂之木

鷺諸方異說難憑莫若禪箴為良證也年老心

孤未得鱗不知者以謂洛浦無嗣浦凡得一十

一人烏牙青峰等皆白眉老作莫莫庵訥和尚

詩今古利名酒沈醉皆豪英憔悴澤畔者未足

為獨醒屈原字平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靳尚

所譖貶長沙獨行江畔謂漁父曰舉世皆醉唯

我獨醒舉世皆濁唯我獨清沈汨羅江而卒江
在潭州羅縣文選離騷經屈原所作洛浦臨終
彥從鈍滯不釣未分文入手抗衡終水米無交
還會麼不得封侯也是閑

示衆云洗鉢添瓶盡是法門佛事般柴運水無
非妙用神通為甚麼不解放光動地

舉僧問南陽忠國師如何是本身廬舍那

汝豈

是替

名國師云與我過淨瓶來

莫忘了

僧將淨

瓶到

莫得錯認

國師云却安舊處著

重宣此義

僧復問

如何是本身廬舍那

甚處去來

國師云古佛過去

久矣

離此不遠

師舉石霜問道吾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
彌應喏吾云添淨瓶著良久却問石霜汝適來
問甚麼霜擬舉吾便歸方丈霜乃有省道吾先
用隔身句後用拋身勢若不傷鋒犯手石霜有
省國師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是知恩者少

天童所以採汲華水也頌云

鳥之行空

築著
鹽著

魚之在水

左使

江湖相忘

這

那雲天得志

無可

擬心一絲

右使
山只在此

對面千

里

雲深
知處

知恩報恩

念茲
在茲

人間幾幾

一子
視得

師云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所託愈安其生愈適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白兆通慧珪禪師道譬如空
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游魚忘却水為性

命圭峯云魚不識水人不識風迷不識性悟不
識空尋常本身廬舍那滿淨覺者現相人中纔
起問時忽然影現忘恩失行背親向疎果能除
却靈牀始解子承父業且道如何是父業拈來
無不是用處莫生疑

示衆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
聖若知金鐵無二凡聖本同果然一點也用不
著且道是那一點

舉羅山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金剛與泥人指背

頭咄云

星落雲散

是誰起滅

識得不為究竟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先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往問巖頭頭喝云是誰起滅山於此有省蓋巖頭只貴見地明白石霜置枯木堂要伊親到一迴始得不見瑞巖問巖頭如何是本常理頭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

頭云不見本常理巖佇思頭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巖亦領悟巖頭英靈個儻打發學人尅的精敏不減德山後來出羅山法寶冰寒於水瀉山所謂只貴子見處不問子行履也羅山問處天下人榜樣而今初機往往在這裏作活計水上捺瓜相似伏斷煩惱智覺道莫與心為伴無心心自安若將心作伴動即被心謾伴即伴妄心無亦無妄心祖師西來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豈是教你普州人送賊認奴作郎
來羅山間處迷真執妄巖頭咄處即妄即真若
是萬松咄了便休真妄向上有事在楞嚴經阿
難言如來見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
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
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
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
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

轉此喝如金剛王寶劍也巖頭一喝如踞地師
子全威大用不欺之力龐居士云一羣六箇賊
生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與汝為鄰汝若不
伏我我即到處說教人盡識汝使汝行路絕你
若肯伏我我即不分別共汝一處住同證無生
滅巖頭道是誰起滅雲巖提掃帚這箇是第幾
月同叅天童貴伊善能點化重說偈言頌云

斫斷老葛藤

轉生枝蔓

打破狐窠窟

更吐頑涎

豹披霧

而變文

脫却皮毛

龍乘雷而換骨

別改吐

一喝萬

朝兩耳聾

起滅紛紛是何物

好客無疎伴

軀殼

機罷三

師云截斷話頭刻却問意照用同時入境俱奪
巖頭有超師之作楊子云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
即豹豹變即虎南山玄豹隱霧而變文漢劉向列
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
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

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
文章至於犬豕不擇食故肥以肥取禍暮年果
被誅任昉述異記漢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林
木火然地焦黃暴雨後得龍骨一具羅山遭破
家冤賊陳詞過狀巖頭招安已後變作得力兒
卽且道那箇是招安處吐起滅紛紛更是誰
示衆云師子擊象妙翅搏龍飛走尚別君臣衲
僧合存賓主且如冒犯天威底人如何裁斷

舉僧問興陽剖和尚婆竭出海乾坤靜觀面

相呈事若何披鱗曲鯢帶角泥鱗師云妙翅鳥王當宇

宙箇中誰是出頭人展翅崩騰六合雲僧云

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許你破膽陽云似鶻捉鳩

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真好勤不曉僧云恁麼則

又手當肯退身三步更待第陽云須彌座下

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再犯不容

師云郢州興陽山清剖禪師嗣大陽明安凡一

十五人皆先下世後因浮山圓鑒得授子青和

尚陽乃十五之一青公之兄也這僧問處如牢

度差與舍利弗創給孤獨園時鬪勝差現獐龍

欲傷弗弗現妙翅鳥攫裂食之龍亦鱗蟲之長

奈何妙翅唯龍為食婆竭梵語此云海也平原

君趙勝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家起重樓臨民

家民有嬖者美人笑之嬖者請美人之首君諾

而不行賓客去半君斬囚人代之賓固不至遂

果美人首懸御樓前驗其真也周歲賓集此洞
上家風不貴棒喝親行要假傍來通信這僧罪
不重科方能迴互還知麼蒲鞭示耻尤難犯盡
地為牢不忍欺官法如爐心似鐵天童從此費
鉗鎚頌云

絲綸降

聽聖旨

號令分

有違者斬

寰中天子

君臨萬國

塞

外將軍

獨鎮一方

不待雷驚出蟄

五更侵早起

那知風

過行雲

已有夜行人

機底聯綿兮自有金針玉線

難漫見罪

印前恢廓兮元無鳥篆蟲文

字義炳然

師云勅遍天下王不流行禮記緇衣子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
倡游言也娑竭出海妙翅當權號令既分君臣
定位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韋昭曰
此郭門之閫也雷驚出蟄頌此僧探頭太過不
待驚蟄二月節早起龍頭不知浮雲將隨龍而

行而為妙翅威風遏絕不覺頭撞也有謂不遇
僧話墮爭顯興陽機鋒者不待却知四字極不
穩順機底聯綿此非機鋒之機謂錦機之下蓋
有巧婦針線雪巖先師嘗舉穴細金針纔露鼻
芒長玉線妙投關此乃洞上血脉非其中人不
易知也當印不當風如印印空不彰文彩蒼頡
仰觀奎宿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
衆美合而為文後自蝌蚪為二篆周宣王太史

籀造大篆秦相李斯造小篆今之印篆號曰方
墳且道興陽還刻劃也無皓玉本無瑕雕文喪
君德

示衆云現成公案只據現今本分家風不圖分
外若也強生節目枉費工夫盡是與混沌畫眉
鉢盂安柄如何得平穩去

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於諸妄
心亦不息滅不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於無

了知不辨真實不

師云圭峯料此一段謂之忘心頓證又名忘心入覺萬松下四箇不字謂不起不滅不知不辨此四八三十二字諸方皆為病此處為藥且諸方病者不起妄念豈非焦芽敗種不滅妄心豈非養病喪軀不假了知豈非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不辨真實豈非顛預佛性籠桶真如且道如何是四藥須是天童修合將來頌云

巍巍堂堂

更窮衍道
却搜字

磊磊落落

揀天
鼻孔

開處刺

頭

林窄
先卧

穩處下脚

粥稀
後坐

脚下線斷我自由

信
步

過滄
洲鼻端泥盡君休斷

彼此
著便

莫動著

已是
跳
手亂下

千年故紙中合藥

大有
神効

師云黃蘗初叅百丈丈云巍巍堂堂來為何事

蘗云巍巍堂堂不為別事巍巍堂堂磊落皆大丈夫

相干戈叢裏橫身直過荊棘林中擺手便行脚

跟下無五色線舌頭上無十字關鼻端無泥痕

眼中無金屑豈不是安樂快活底漢試將天童
真動著三字換萬松四箇不字便見一字法門
海墨書而不盡德山道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
紙為已了者恐透牛皮也千年故紙中合藥者
為未了者不妨遮也慈覺道圓覺楞嚴恒為
已伴況世尊入滅至庚辰歲已二千一百七十
年豈但千年故紙仙傳葛由能刻木羊騎羊上
緩山後遇淳丘公曰若不脚下線斷你也不得

自由暗合永嘉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
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雖然如
是猶欠作云何梵在

示衆云萬里無寸草淨地迷人八方無片雲晴
空賺汝雖是以楔去楔不妨拈空挂空腦後一
槌別看方便

舉德山圓明大師示衆云及盡去也有這箇在
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留取猶有一人呵呵

大笑

是誰道

若識此人

是何面目

叅學事畢

與碗茶喫

師云鼎州德山第九世圓明大師諱緣密雲門
嗣中唯師傳嗣最廣師創三句函蓋乾坤截斷
衆流隨波逐浪今傳為雲門三句者檢討不審
也一日示衆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
壁上此言廣長舌相話會不及猶有一人呵呵
大笑且道是何人笑箇甚麼若識得此人叅學
事畢是真箇更有事在投子青和尚拈云藏盡

楚天月猶存漢地星萬松道車也去了藉甚油

缸此可與竿頭進步者道寶峰照和尚道直須

如大死底人死了更死僧云莫是死中却活麼

師云你且死莫活你但喫飯裏急自去屙屎你

飯也未喫早問屙屎作麼此乃貴大休大歇親

到自證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也只如行不

得處作麼生說問取天童頌云

收

向甚處著

把斷襟喉

吐正氣也

風磨雲拭

纖塵去

水冷天秋

打成錦鱗莫謂無滋味

腥羶不少釣盡

滄浪月一鉤

不犯清波意自殊

師云圓明示衆不消天童下箇收字和圓明盛在布袋裏也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水洩不通凡聖路絕也正恁麼時盡空法界如一面古鏡用壞劫毗嵐風磨瑩成劫金藏雲揩拭水天一色雪月交光皆取純清絕點邊事這裏言淡而無味如月鉤

雲餌魚龍無可吞噉成湯祝網從君意呂望垂

鉤信我緣不見道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蘗喫

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示衆云庭前柏樹竿上風幡如一華說無邊春

如一滴說大海水間生古佛迴出常流不落言

思若為話會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多羅關州云

庭前柏樹子

焦燔打著連底東

師舉趙州一日上堂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
這裏不得老僧到瀉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瀉云與我將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
接人始得僧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不將境
示人僧云然則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
柏樹子楊州城東光孝寺慧覺禪師到法眼處
眼問近離何處覺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柏

樹子話是否覺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道
無覺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諸方
名為覺鐵嘴勝默和尚必須教人先過此語洵
汰知見嘗曰三玄五位盡在其中真如方禪師
悟此話直入方丈見瑯琊廣照覺禪師照問汝
作麼生會如曰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明廣照
可之真如悟得此話最好天童頌得此話亦不

惡頌云

岸眉橫雪

如喫鹽多

河目含秋

一點難謾

海口鼓浪

有句非

航舌駕流

無言絕

撥亂之手

也是柏樹

太

平之籌

也是柏樹

老趙州光趙州

為甚

攪攪叢林

卒未休

天童第二

徒費工夫也造車合轍

將來使用恰好

本無伎倆也

塞壑填溝

買畫風流不著錢

師云七百甲子經事多矣所以岸眉橫雪古人以眉目為巖電天童用河眸海口故事成四句

偈如見活趙州指柏樹子相似眉如蘆花岸眼

如秋水碧古句野水淨於僧眼碧遠山濃似佛

頭青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浪即能覆航航即能

駕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故次之以

撥亂之手太平之籌州嘗云有時將一莖草作

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此

話本與人決疑而今多少人疑著趙州豈欲攪

叢林哉人見趙州答話應聲便對如不假功用

唯我童知八十行脚三歲孩童勝如我我從他
學此乃開時造下忙時用著不是苦辛人不知
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
日長六祖道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
數起菩提作麼長恁麼看來塞壑填溝底事又
作麼生如今拋擲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示衆云妙用無方有下手不得處辯才無礙有
開口不得時龍牙如無手人行拳夾山教無舌

人解語半路抽身底是甚麼人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

問處
第幾

文殊師利曰

好與
口望

如我意者

將

於一切
法

更
嫌

無言無說

把火
照看

無示無識

有也

離諸問答

面皮
厚

是為入不二法門

何如

是

於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說

已

能說
快說

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一
通

惡
發

維摩默然

甚
麼處
去也

師云梵語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曰淨名妻名金娘子名善思女名月上僧問雲居簡和尚維摩是金粟如來為甚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居云他不爭人我廣本維摩經三萬二千菩薩各說不二法門今唯三十二菩薩末後文殊無卓錫之地維摩錫也無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偷鈴力盡為江維摩一默未出化門萬松道人出是非難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至今起

不得萬松道要起有甚難便掌瑯琊覺云文殊恁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你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萬松道杜撰不少唯雪竇於文殊問罷處不言默然良久據座直云維摩道甚麼復云勘破了也萬松道不解作鬼白日現身天依懷頌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咎至今諸方見似此事猶曰良久云有僧問一師錄中多云良久者良久乃何人也答云良

父乃梁八之弟也傳者以為笑天依後兩句忒
煦峭拔道吹毛匣裏冷先生外道天魔皆斬首
萬松道暗度神鋒不覺痛痒白雲端頌云一箇
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留在暗窓
前明日與君重計筭萬松道有甚閑功夫天童
頌馬祖藏頭白海頭黑話末後道堂堂坐斷舌
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錮今日維摩來也不管面
譽頌云

從容錄

卷中

三

曼殊問疾老毗耶

仁義道中

不二門開看作家

僧祐

分珉表粹中誰賞鑒

大辯若詢

忘前失後莫咨嗟

大智若愚

區區投璫兮楚庭賸士

鳳直得曲

璨璨報珠

兮隋城斲蛇

夜光投人解不按劍

休點破

幸自完全

絕玼瑕

一任指點

俗氣渾無却較些

相上觀人失之多矣

師云文殊師利曼殊室利梵音楚夏也此云妙

吉祥毗耶離廣嚴城名肇公涅槃無名論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從容錄

卷中

三

以顯道釋楚絕聽而兩華斯皆理為神御故口
以之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燕珉次玉者
今涿郡靠水石也亦名奪玉石維摩外雖似訥
其不言之辯精粹其中言其石隱玉也忘前失
後者永嘉集奢摩他頌第四云今言知者不須
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斷
續中間自孤無盡燈末未詳法嗣中有開封府
夷門山廣智禪師諱本嵩別無語緣全舉此段

文公不知出永嘉集謂嵩創設因辨之於此學
者知之此箇忘前失後正是三祖信心銘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也韓子卞和於荆山崐岡谷得
璞獻楚厲王王曰石也遣刖一足及武王即位
又獻之又刖一足至文王立和抱璞哭於荆山
之下王召問和曰不怨刖足而怨真玉以為凡
石忠事以為慢事王使剖石乃真玉也文王歎
曰哀哉二先君易刖人足難剖於石今果是璧

乃國寶也史記隨侯祝元暢因之齊見一斷蛇
將死遂以水洗摩之傳之神藥而去忽一夜中
庭現光意謂有賊遂按劍視之乃見一蛇嚙珠
在地而往知蛇感報也維摩橫身為衆不免禍
出私門那堪文殊點破已露瑕玼直饒天童道
現居俗塵而無俗氣也是掩鼻偷香
示衆云描不成畫不就普化便翻斤斗龍牙只
露半身畢竟那人是何體段

舉洞山供養雲巖真次

誰道是假

遂舉前邈真話

一廻拈出

有僧問雲巖道祇這意旨如何

且喜不
錯認

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以已僧
方人僧

云未審雲巖還知有也無

折草
量天

山云若不知

有爭解恁麼道

日出
連山

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戶當

師云洞山辭雲巖山問和尚百年後人問還邈
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這是山沉吟

巖云价闍梨承當這箇大事直須子細山亦不言便行後因過水觀影方始悟徹乃作頌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徃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山在衆供養雲巖真舉前邈真話了僧問雲巖道祇這意旨如何山曰我當時幾錯過先師意若向良久祇這是處領畧正是替名通事所以見影知形過水方悟僧曰未審雲

巖知有也無若道一向知有是左右人不見道知有底人始解奉重若道一向不知有這裏有利害有全不知有有知有了却不知有有不知有去成知有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華嚴宗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此乃重玄復妙無帶叶通不偏枯無滲漏底血脉也山於唐大中末初住新豐百吉後遷豫章高安之洞山爲第一代因為雲巖作忌齋僧問

師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山曰雖在彼中不蒙他
指示僧曰又用設齋作麼山曰雖然如是焉敢
違背僧曰和尚發跡南泉為甚却與雲巖設齋
山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
破僧曰和尚嗣先師還肯他也無山曰半肯半
不肯僧曰為甚麼不全肯山曰我若全肯則辜
負先師萬松道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却嗣藥山
洞山發跡南泉却嗣雲巖一等異苗翻茂密固

靈根得芙蓉而宗派中興至天童而文彩方備
那箇是具文彩頌云

爭解恁麼道

暗裏抽
橫骨

五更雞唱家林曉

金烏
東上

爭肯恁麼道

明中坐
台頭

千年鶴與雲松老

玉兔
西沉

寶鑑澄明驗

正偏
的要

玉機轉側看兼到

互交

明中門風大振

明中

兮規步綿綿

西天
令嚴

兮聲光浩浩

見過於師
方堪傳授

師云洞山屬曹山云吾於雲巖先師親印寶鏡

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汝善護持寶鑑澄明
驗正偏豈非雞唱家林鶴老雲松正偏之驗耶
鏡雖明而有背面唯玉機轉側通相綺互雙明
雙暗兼到之方也易繫辭曰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洞山父子規行矩步至今門風大振者
源深流長之效歟

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巖頭自負上不肯
於親師下不讓於法弟為復是強生節目為復

別有機關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

尋香逐氣

峯見來

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

此猶是拋身勢隱身勢作

麼僧亦云是甚麼

果然不識

峯低頭歸庵

莫道無語好

僧後到巖頭

傳消息

頭問甚麼處來

不鑽

僧云

嶺南

瘴裏是嶺北

頭云曾到雪峰麼

熟處難忘

僧云曾

到

更諱不得

頭云有何言句

不醋

僧舉前話

一字入公

門八牛

頭云他道甚麼

却好低

僧云他無語

從容錄

卷中

要

低頭歸庵

慙麼則不
曾到雪峰

云噫當時不向他道

末後句

而今道

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

何

何不道我
便是雪老

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

遲

頭云何不早問

貪瞋

僧云未敢容易

林

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索另者
先窮

要知末後句只這是

旋蒸
執賣

師云雲巖傍叅道吾雪峰傍叅巖頭君子不耻

下問今雲巖雪峰之道大行亦退已讓人之餘

慶也而巖頭天資英邁抑揚德山之道天下橫

行無敢當鋒者蓋見處洞達蘊養成就故得如

是看他二僧雪峰門下箭鋒相直也是箇行脚

漢為甚直至夏末尚疑末後句只為眼鈍頭迷

當面蹉過巖頭與他說出許多道理雪峰與我

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一法雖無異三人乃見

差這僧與雪峰一時道是甚麼及至論末後句

說與也不知豈非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且道

這僧實不會要放這話行瀉山語云大小雪峰
巖頭却被這僧勘破萬松道冷眼不防巖頭雪
峯猶可恕也後來又點德山亦不會末後句直
是難甘是故天童兩次頌出頌云

切瑳琢磨

不同變態殺訛一智

葛陂化龍之

杖已聞過

陶家居蟄之梭

猶見倚牆貼壁

同條生兮

有數

世相近也

同條死兮無多

習相遠也

末後句只這

是

且信一半

風舟載月浮秋水

切忌梁根

師云毛詩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
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
也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
琢如磨註曰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
德山雪峰得巖頭髮明末後句至今此話大行
切磨通變之力也雪峰如化龍之杖這僧如居
蟄之梭巖頭點出至今不知所以同條死者無
多也或謂巖頭如化龍之杖雪峰如居蟄之梭

者請細看前話雪竇佛果以雙明雙暗頌此話
非飽叅者不知東漢方術傳費長房汝南人嘗
為市掾遇壺公斷青竹杖偽為長房縊死於家
遂同入深山學道不成辭歸公與竹杖騎此至
家投葛陂長房投杖於陂化龍而去又晉陶侃
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梭掛壁後聞雷電化為
龍而去雪峰如杖這僧如梭巖頭如風舟載月
萬松似箇甚麼肇縣茶瓶

示衆云世法裏悟却多少人佛法裏迷却多少
人忽然打成一片還著得迷悟也無

舉法眼問覺上座舡來陸來

大似有兩般

覺云舡

來

深談實相善說法要

眼云舡在甚麼處

恐怕不實

覺云舡

在河裏

果然有下落

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你道

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可惜許

師云黃龍晦堂問黃魯直正霜迫次一人至堂
問誰遣汝來人云大林葉秀才問有書否人云

有又問書何在人即引手背抽衣領舉書呈堂
堂云學道到此人田地方可黃有愧色法眼問
覺上座舡來陸來覺云舡來眼云舡在甚麼處
這裏一百箇九十九箇呈機顯示是他穩實平
貼底人那裏與你干戈相待是他道舡在河裏
磁州老師道恰似沙地裏放箇八脚鍬子更無
些子不穩當處覺退後眼却問傍僧云你道適
來這僧具眼不具眼只這一問大煦諍訛若道

具眼有甚奇特玄妙若道不具眼見甚麼破綻
試教天童定當看

水不洗水

絕點
澄清

金不博金

鍊做
一塊

昧毛色而得

馬

不得
相取

靡絲絃而樂琴

非可
聲求

結繩畫卦有許

事

法出
姦生

喪盡真淳盤古心

弄巧
成拙

師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佛不求佛法不說法
此談其神駿略其玄黃得琴趣者忘其絃徽淮
南子秦穆公使伯樂舉九方堙求馬三月而返

曰得馬在沙丘牡而黃及馬至則牝而驪公謂
伯樂子所求馬者毛色牡牝不知敗矣伯樂太
息曰以至於此乎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
而忘其麁見其內而忘其外也果千里馬晉陶
潛字淵明不解琴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曰但
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
卦萬松道盤古初分天地已成對待結繩畫卦
轉喪真淳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真諦
俗諦世法佛法麼舒州海會齊舉禪師得法之
後嘗到瑯琊覺處覺問上座近離甚麼處舉曰
浙江覺曰舡來陸來舉曰舡來覺曰舡在甚麼
處舉曰河裏覺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舉
曰杜撰長老如麻似栗便下去萬松道行說好

話洞山初和尚問僧甚處來僧曰汝州山曰此
去多少僧曰七百山曰踏破幾鞦韆草鞋僧曰三
鞦山曰甚處得錢買僧曰打笠子山曰叅堂去
僧應喏萬松道便是手眼通身看你不破且道
這僧眼在甚麼處眉毛下
示衆云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若到比不得類
難齊處如何說向他

舉曹山問德尚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官不容針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私通車馬

作麼生說箇應底

道理

义乎近前云

德云如驢覷井

落花有意隨流水

山云

道即大睺道只道得八成

欲窮千里目

德云和尚

又如何

更上一層樓

山云如井覷驢

流水無心送落花

師云撫州宜黃曹山本寂禪師或名耽章必是
賜名謚號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迴吉州之
吉水衆嚮山名遂請開法師擬曹溪凡隨所居
立曹為號洞山之宗至師最隆故有曹洞之稱

焉山問德上座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此四句讚佛
本出古本金光明經既如虛空如何應物覺範
贊提婆尊者道應緣而現不落思惟是故鉢水
以針投之德云如驢觀井此豈情識計校可及
非久經淘鍊具衲僧巴鼻不許到這田地若是
小作無向上關楔子滿口許他也山云道即大
照道只道得八成如秤稱斗量來相似德云和

尚又如何這一撥詞窮理盡敢道出他驢觀井
一句不得是他款款地只與倒過可謂觸類而
長之此所以稱曹洞宗派之源也天童愛此兩
轉語翻覆一時頌出頌云

驢觀井

五更侵早起

井觀驢

更有夜行人

智容無外

天下

衲僧眺不出

淨涵有餘

萬象莫能逃影質

肘後誰分印

天眼

龍睛不可窺

家中不蓄書

真文不醋

機絲不掛梭頭事

花入不損

文彩縱橫意自殊

密又得成

師云般若無知靡所不知故淨涵有餘也晉元
帝永昌元年王敦鎮武昌舉兵犯闕刀協勸帝
盡誅王氏王導帥群從詣臺待罪周顗將入朝
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汝顗不顧及入極論
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尚在門又呼之不應
乃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尋又
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甚恨之敦兵既至乃問
導周顗可得生否導不應敦乃殺顗導後料中書

見顗救已表流涕曰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叢林
又有肘後符春秋後語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
肘後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山上求
無所得唯襄子毋卹還曰卹已得之符矣他人
皆不可分簡子請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下臨
代可取也簡子曰毋卹賢矣立為太子雲巖示
衆云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
出云他屋裏有多少書籍巖云一字也無洞山

云得恁麼多知巖云日夜不曾眠洞山又云問
一段事得也無巖云道得即不道肘後誰分印
深密自得之道他人皆不可分也家中不蓄書
得恁多知生而知之上學而知之次也這驢覷
井井覷驢還許分割領覽分也無還許學解傳
布也無夾山云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下即美
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掛
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踈

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天童末後全用夾山一聯以
明此話不落思惟文彩自備且道具何三昧便
得如斯只箇無巴鼻諸般沒奈何

示衆云臨機不見佛大悟不存師定乾坤劍沒
人情擒虎兇機忘聖解且道是甚麼人作畧

舉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唾酒糟漢

黃蘗

門下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

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還知

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眼高四海

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

黃蘗藥云
身在

藥云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

且救得
一半

師云此話就簡若全舉當曰一日上堂云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仍以棒趁之衆不散師乃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唐時愛罵人噇酒糟漢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上問敢問公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典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人糟

粕矣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扁曰臣也以臣事觀之臣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子亦不能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又云恁麼行脚取笑他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山

僧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箇漢便頂上一錘看
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
等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
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
麼黃蘗以來巖頭羅山愛行此令近代佛日北
來慶壽顓公至死無可意者寧絕嗣無人香山
俊和尚叔祖兒孫亦行此令不知者喚作點肖
可中要箇不憤底出來承頭果有一僧出云諸

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為甚道無禪師蘗曰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瀉山問仰山云作麼生仰云鷲
王擇乳素非鴨類瀉云此實難辨五祖戒出僧
語謝和尚說得道理好萬松道生言孰語冷屑
淡舌石門聰云黃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
挨拶失却一隻眼萬松道換了那僧兩隻眼承
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萬松道也只是
一隻眼要見黃蘗猶未可萬松道果然若要扶豎

正法眼藏須是黃蘗宗師萬松道錦上更添花
翠巖真云諸方商榷便道黃蘗坐却這僧萬松
道不知扶起這僧又道黃蘗被這僧上來直得
分析不下萬松道緇素轉分明何謂也翠巖輒
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
人萬松道後五日看蘗又云闍梨不見馬大師
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箇箇阿輓輓地得大師
正眼者止三兩人唯歸宗最較些子夫出家須

知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
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辦得邪
正宗黨略舉至此要見此話始末其後尚有百
十餘言此是最初出世示人之語故諸方盛行
雪竇頌佛果評唱最詳尚關本錄上堂正意天
童頌出極盡善盡美頌云

岐分絲染太勞勞

知事少時煩闕少

葉綴花聯敗祖

曹

識人多處是非多

妙握司南造化柄

一朝權在手

水雲

從容錄

卷中

器具在甄陶

看取令行時

屏割繁碎

大象不剪除遊鬼徑

翫毛

大悟不拘小節

星衡藻鑑

纖毫

玉尺金刀

度量深明

黃蘗老察秋毫

謾他一星不得

坐斷春風不放高

預備

不虞

師云列子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
又請楊子之豎子追之楊子曰一羊何追者之
衆鄰人曰多岐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
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墨子梁惠王時

有道之人出行見素絲染從餘色悲之曰人湛
然同於聖體為居惡俗染之成累岐分絲染太
勞勞勅交切開勞勞也或作勞亦可葉綴花聯
者達摩初祖頌云吾本來此土說法救迷情一
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一花五葉便是岐分絲
染也若大唐國裏無禪師達摩也無出頭分宗
鏡錄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為鑑邪人
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迷

衡客鑑
於四方帝在車以指指南而示士卒擒蚩尤而
斬之遂號指南車甄陶陳留風俗記舜陶甄河
濱其後為氏今姓甄音真也此玄鑪陶乎群象
智海總乎萬流也屏割繁碎剪除翫毛去岐分
之差路剪綴葉之旁枝斗為衡星以運平四時
也藻鑑文明之鑑也稱所以定輕重鑑可以辨
妍媸玉尺拾遺記禹遊龍門八神探玉簡以授
之長尺二寸可以度量天地金刀古有金錯刀

錢金刀書此頌黃蘗品第諸方秤尺在手更兼
聰聞蟻闢明察秋毫防微杜漸坐斷春風不放
高也大聖安彝和尚竹筍詩便好臨根下斤斧
免教節外更生枝

示衆云八面橛橰十方通暢一切處放光動地
一切時妙用神通且道如何發現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

你恁麼問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一上
圖个甚麼神通

不同小巖云我且莫詳會也明顯吾云汝作麼生會

果然放不過巖云徧身是手眼無空缺處吾云道即大

眼道即得某甲舌八成巖云師兄作麼生長

就即吾云通身是手眼無隔礙處

師云李翱問鷺湖大悲用千手眼作麼湖云今
上用公作麼昔有無目山人貨卜雨過泥途著
鮮白鞋入市人問山人失明如何泥不汚鞋山
人舉拄杖云拄杖頭上有眼以山人為證夜間

摸枕头手上有眼喫飯時舌上有眼聽語識人

耳中有眼蘊子瞻與聾人說話寫字而已復笑

云我與彼皆異人也我以手為口彼以眼為耳

佛說六根互用信乎不疑無盡居士潞州紫巖

大悲殿記舉大悲經楞嚴經最為詳細嘗見一

說大悲昔為妙善公主乃天人為宣律師說然

三十二應百億化身亦隨見不同各據其說也

天覺曰千手者示引迷接物之多也千眼者示

後
放光照暗之廣也苟無衆生無塵勞則一指不
存而況千萬臂乎一瞬不具而況千萬目乎徧
身通身何必不必似有淺深實無損益雲居示
衆曰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庵時興化來曰權
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
道不得為伊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他當時
伊曰想庵主荅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
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萬松道若教容易得

後有化主到興化處化問山中和尚住三峯庵
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
主舉前話了化曰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
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萬松道關兔角之
短長三聖云雲居二十年道得猶較他興化半
月程萬松道競空花之濃淡僧問覺範如諸老
宿所示有同異否範云佛令訥鈍比丘誦茗菴
一日大悟得大辯才於此當見先德為物之心

天童分上又作麼生頌云

一竅虛通

豎旁三際

八面櫺櫳

橫偏十方

無象無私春

入律

應時納祐

不留不礙月行空

任運落前溪

清淨寶

目功德臂

顧前時拈東撥西

偏身何似通身是

分疎不下

現前手眼顯全機

賊贓已露

大用縱橫何忌諱

無可

可不

師云天童道由一竅虛通便得八面櫺櫳也且如柳塘花塢暖日和風春在何處作何形段然

能應物乘時不留不礙如月當天任運而轉知通身偏身背手摸枕底是甚麼人傀儡棚中必有抽牽線索者楞嚴說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燒陀羅臂八萬四千爍迦羅首興化墮馬折臂頌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且道那箇是通身底手眼師以手擘眼云猫示衆云冰寒於水青出於藍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且道奪父之機者

是甚麼人

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少不努力一日飯遲德山

托鉢至法堂歇心峯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

響托鉢向甚麼處去教得孩兒山便歸方丈

盡在不峯舉似巖頭家返頭云大小德山不

會言中末後句父為子隱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

汝不肯老僧那發油巖遂啟其意人問私語

山乃休去果然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隨風巖撫掌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家醜

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鼻孔為甚

師云雪峰低頭歸庵德山便歸方丈最好叅詳

巖頭密啓其意你且道道甚麼德山又休去可

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山至來日上堂果

與尋常不同也是將錯就錯頭下至僧堂前拊

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

奈伊何切忌蓋覆將來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

德山果三年遷逝天覺頌鐘敲聲沈捧鉢迴巖
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
記來萬松道知你被底穿曾共同牀卧明招代
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萬松道鼻孔在他
人手裏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
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
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
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半遮半掩漏逗也

不知大瀉詰云巖頭大似高山石裂直得百里
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
日不同萬松道無齒大蟲爪距尚在魯祖凡見
僧來便面壁南泉問云我尋常向他道空劫已
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箇半箇他恁
麼驢年去若識得南泉便見巖頭更與天童把
臂共行頌云

末後句會也無

這裏不得會德山父子太含

胡

外明不
知裏暗

座中亦有江南客

勿謂秦
無人

莫向人

前唱鷓鴣

休得
也

師云末後句如此難明峻硬若德山穎俊如巖頭至今分雪不出不見道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鄭谷詩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天童用後兩句不勞再舉底意也舉著後如何師下座便歸方丈

示衆云寧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提婆達多無間獄中受三禪樂鬱頭藍弗有頂天上墮飛狸身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舉密師伯與洞山行次見白兔子面前走過

密云俊哉

爭奈荒
草裏走

山云作麼生

怪你
還也

密云如

白衣拜相

自地界
空易

山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語

話

幾乎
放過

密云你又作麼生

人無害虎心
虎無傷人意

山云

積代簪纓暫時落薄

從空放
下難

師舉洞山與潭州神山僧密禪師過水山問過
水事作麼生密云不濕脚山曰老老大大作這
箇語話密曰汝又作麼生山云脚不濕教中有
性脩二門洞上名借功明位大抵因脩而悟從
凡入聖白衣庶民直拜冢宰若先悟後脩從聖
入凡積代簪纓本來尊貴雖飄零萬狀骨骸猶
存所以道貧子喻中明此道獻珠偈裏顯張羅
汝等諸人要見二尊宿見處麼看取天童一狀

領過頌云

抗力霜雪

貧則獨善一身

平步雲霄

達則兼濟天下

下惠出

國若孤連

相如過橋

甜瓜徹蒂甜

蕭曹謀略能成

漢向日

巢許身心欲避堯

柳絮隨風

寵辱若驚深

自信

悟須實悟
參須實參

真情參跡混漁樵

未免靈龜曳尾

師云蓬蒿貪雨露松柏耐風霜歲寒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此隨緣不變之旨簪纓落薄之談有
力太人堪任此事也平步雲霄一超直入如來

地已是太遲也殊不知積代簪纓本來富貴論
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也司馬相如字太子少喪父母九
歲與人牧猪聞蘭相如為卿相改名相如棄猪
就學猪主杖之先生問知賢留門外草庵十年
無書與讀遣去過昇仙橋題柱曰若不乘四馬
車不過此橋後造得子虛賦將軍楊得意夜宿

殿中誦此賦帝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將軍奏
曰見在蜀地帝命往召同乘四馬車過橋封侍
中蕭何曹叅成漢高祖帝業巢父許由避堯洗
耳飲牛老子云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以上四雙八事皆一句密老一句洞山妙哉圭
峯舉喻譬如皇族淪落微賤習以性成後遇薦
拔雖復本位三端六藝要重更改習學力用方
全雖然天童分上猶落階級不見道寵辱若驚

深自信真情參跡混漁樵

示衆云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若非騎牛覓牛便是以楔去楔如何免得此過

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是

分州云放下著貼体衣衫却會須脫却嚴云一物不將來

放下箇甚麼人不知已過牛不知力大州云恁麼則擔取

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

物不將來時如何此與僧問報慈情生智隔相

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暮故底道情也

未生隔箇甚麼此與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

孟八郎漢大同州云放不下則擔取去者言下

大悟佛果法語舉黃龍頌云一物不將來兩

肩擔不起果云明眼人難變言下忽知非退步墮坑心中

無限喜如貧人得寶毒惡既忘懷無始宿業盡時清淨虵虎為

後客金

卷中

知己異類寥寥千百年清風猶未已

誰不景仰

師所居常一蛇一虎手中與食故如得果人尊者稱之趙州古佛與尊者不測聖凡底人出一言發一問千古之下與人爲龜鏡天童見近日師僧麁心轉盛所以打草驚蛇頌云

不防細行輸先手

黑白未分前猶是正中偏自覺心麁

撞頭

虎口裏下子

局破腰間斧柯爛且道如今甚麼時節洗

清凡骨共仙游

頭輕眼明

師云王介甫老持碁隱語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唯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唯其無所爭是故入於不死不生碁乃爭先法贏則贏箇先手輸則輸箇頭撞趙州於你未下子以前早先見數著嚴陽只管橫飛直連剩占幾路不知斧柯已爛也王氏仙傳晉陰安時信安縣王質採薪至眩室坂見石室四童子奕碁與質物如

東子含之不飢棊終斧柯爛於腰間衣袂隨風
抵暮還家已數十年矣趙州放下著擔取去兩
轉語抽筋拔髓換骨洗腸便與趙州把手共行
步虛輕舉也有底道清閒真道本無事小神仙
雖然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

示衆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返同魔
說因不收果不入底人還受業報也無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戎作業中蟲是人先世

罪業應墮惡道

老僧最

以今世人輕賤故

業林

驢騾蹴踏詭象

先世罪業則為消滅

甚麼處去也

師云見聞為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
生圓曠劫之果圭峯科此經為轉罪成佛此菩
提煩惱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梁昭明太子科判
此經為能淨業障分傳大士頌先身有報障今
日受持經暫被人輕賤轉重復還輕此正是依
經解義也後面四句便有衲僧氣息道若了依

他起能除偏計情常依般若觀何慮不圓成前
四句功德力後四句觀行力六祖口訣云佛言
持經之人合得一切人恭敬供養為多生有重
業障故今生雖持此經常被人輕賤不得敬養
自以持經故不起我人等相不問冤親常行恭
敬有犯不校常修般若波羅蜜歷劫重罪悉皆
消滅又約理而言先世即是前念妄心今世即
是後念覺心以後念覺心輕賤前念妄心妄不

能住故云先世罪業即為消滅妄念既滅罪業
不成即得菩提此理事二解皆約觀行也僧問
雲居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此意如何居
云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崇壽稠云心
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萬松道
兩箇老漢俗氣也不除且道天童分上又作麼
生頌云

綴綴功過

唯除頓覺人

膠膠因果

井法不隨順

鏡外狂

奔演若多

脚下煙生

杖頭擊著破竈墮

百雜碎

竈墮

破

靈從何生

來相賀

伏惟墮羅

却道從前辜負我

何不早道

師云功即持經過即先業既立妄因必招妄果

楞嚴云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嗔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

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此迷

真執妄也般若觀照真也功過因果妄也真智

現前妄業消滅阿耨耨菩提皎然本具此正教意

衲僧分上如何嵩嶽破竈墮和尚山塢有廟殿

安一竈烹宰祭祀不輟墮領侍者入廟以杖敲

竈三下咄云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

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墮破落安

國師號為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設拜

云我本廟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脫
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非吾
強言神再拜而没土瓦合成聖從何來無我人
相般若智也以真智為妄業從來辜負今日相
賀烹宰物命極多全無福利禪老猷三拄杖便
得生天咄鬼怕惡人難展掌賊憑贓物易承頭
示衆云去即留住住即遣去不去不住渠無國
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甚麼物得恁麼

奇特

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

舉步即

林云

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

慣曾著毒

僧云當頭時

如何

許你大膽

林云喪子命根

然

僧云不當頭時

如何

怎只

林云亦無迴避處

築著

僧云正恁

麼時如何

且莫

林云却失也

雖是死蛇

僧云

未審向甚麼處去也

不信

林云草深無覓處

頭上漫漫

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

迴來

林

後案錄

卷中

三

後集金

卷中

拊掌云一等是箇毒氣

將謂俚白
更有俚黑

筠州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初從夾山來叅悟
本本問近離何處林云武陵本曰武陵法道何
似此間林云胡地冬抽笋本曰別甌炊香飯供
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本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
人去在林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頌師
示之曰尖尖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
得見此松老翁呈悟本本曰賀翁之喜此人第

三世洞山也林離悟本之山南府青銍山住庵
經十載忽憶悟本遺言乃曰當利群蒙豈拘於
小節哉遂至隨州緣會衆請住土門小青林蘭
若故號青林嘗曰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叅
出凡聖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僧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這僧大悲閣下要去中都
更誇知處直捷要路殊不知直下便是早太迂
迴也林以死地當大路拒之這僧不顧危亡道

當頭者如何已著毒了也有底道何不棒喝行
令林又何曾放過道喪子命根這僧稍覺痛痒
待覓出身之路道不當頭者如何林云亦無迴
避處只這青林也免不得這僧筋舒力盡道正
恁麼時左右無可奈何如何即是林曰却失也
活人手段於斯乃見能遣能呼有擒有縱分付
你身上取摘不下與你拈却便有下落僧云未
審向甚麼處去也林云草深無覓處不道無只

是不可見這僧也怪道和尚也隄防始得青林
將一條死蛇招撥這僧末後却著腰纏脚遂拊
掌一下云一等是箇毒氣萬松道熏天炎地無
盡燈云青林樞機急峻非獨一時之光亦曠世
為標式耳萬松道惱亂春風卒未休更看天童
吹花擺柳頌云

三老暗轉施

夜壑藏舟

孤舟夜迴頭

澄源著棹

蘆花兩

岸雪

自他

煙水一江秋

上下冥通

風力扶帆行不

後卷金

棹

隨流
得妙

笛聲喚月下滄洲

任運落
前溪

師云丹霞淳禪師頌長江澄徹印蟾華滿目清
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二老同頌澄源湛水尚棹孤舟丹霞用雪竇頌
玄沙和尚云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
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萬松道
將謂別有古今詩話云川峽呼梢翁篙手為長
年三老杜詩云蜀鹽吳麻自古通萬斛之舟行

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此事
如人行舡相似不著兩岸不住中流丹霞夜宿
蘆花天童信風橫管且道轉柁迴舟時作麼生
夜深不向蘆灣宿迴出中間與兩頭
示衆云臯孔昂藏各具丈夫相脚跟牢實肯學
老婆禪透得無巴臯機關始見正作家手段且
道誰是其人

舉劉鐵磨到瀉山

相見
已了

山云老牯牛汝來也

後卷金

卷中

詩

掠蜂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氣

烟火然山放身卧半路抽身磨便出去一撥便轉

師云瀉山自稱水牯牛以鐵磨為牯牛安名賞
號作家相見也他雖是尼父叅瀉山去山十里
卓庵一日叅子湖湖問莫是劉鐵磨否磨云不
敢湖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湖便打看
他與瀉山放則雙放收便雙收佛果謂之隔身
句意通而語隔要知意句俱到麼更看天童脫

體頌出頌云

百戰功成老太平安家優柔誰肯苦爭衡饒人

不是玉鞭金馬閑終日雖有明月清風富一

癡生受用不盡

師云小僧多說佛老將不論兵山前麥未辨青
黃廬陵米不知價利更論佛法誰曾夢見東漢
陳蕃曰蕃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險隘
之中與刑人腐夫爭衡二人相見不樹立風聲

後客金

不驅馳險隘優游平易老成圓熟天童賞讚不
盡何也得處自然忘計較用時全不費工夫
示衆云曲說易會一手分付直說難會十字打
開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不信試
舉看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快馬不峯如鈍坑以拄杖一畫云在

這裏且信一半僧舉問雲門疑則別來門云扇子踣跳

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臯孔乞漢語東海鯉魚

打一棒兩似盆傾會麼會麼恁麼解說更難理會

師云越州乾峯禪師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此問本出楞嚴經第五此阿毗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門戶在甚麼處若依經解此義如來自說與圓通張本第六卷中文殊方揀圓通也若衲僧分上天童曾道十方無壁落從本來元沒遮

欄四面亦無門只這裏便是入處所以乾峯一
畫云在這裏不知者往往喚作乾峯與這僧指
路不然道與這僧畫斷更不他游決不是這箇
道理你不見雲門注解得八米九糠黃龍南云
乾峯一期指路曲為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
後人不倦萬松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
被陸沈雲門久在乾峰曹山踈山這僧謂必知
乾峯用處故求請益若却用乾峯針線乃繫驢

極也忽然拈出睦州秦時轆轤只得蓋子落
地榰子成七片這僧不會乾峯意雲門別與一
條活路大似潑油救火鼓扇消冰竹庵早曾點
破頌云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
海鯉魚築著帝釋卑孔竹庵更比雲門忒熾慈
悲人越難會不如天童於冷眼不防却較些子
頌曰

入手還將死馬醫

下霹靂手
用狼虎藥

返魂香欲起君

危揭棺救死

別有神方

一期投出通身汗

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方

信儂家不惜眉

和頂顙沒却

師云乾峰死馬醫醫不可這僧已是喪身失命
底人雲門收得返魂香能令已死者再甦拾遺
傳漢延和元年西胡月氏音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色如桑椹至始元年京城大疫死者
太半帝取香焚之其死未三日皆活香氣三月
不散香出聚窟洲人鳥山樹如楓香聞數里名

返魂樹伐根玉釜煮汁黑粘一名驚精魂二名

返生三名振檀四名劫死天童小叅云十分收

得返魂香一等來搗塗毒鼓雲門一落索天童

道是返魂香諸方變為塗毒鼓直教轉身吐氣

不得把斷咽喉塞却鼻孔也百體汗流一場誌

公云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雖然萬松

眉毛有幾莖

示衆云達磨第一義諦梁武頭迷淨名不二法

門文殊口過還有入作分也無

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

還假悟迷麼

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

如何免得僧迴

舉似米胡

是第幾

胡深肯之

肯即不無爭免第二

師云京兆米禪師一曰米七師一曰米胡俗舍第七美髯因有二名八方珠玉嗣雪峯今據仰山同叅嗣瀉山這僧正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麼胡曰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此與

假悟底時節不殊胡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佛果稱胡為大善知識名不虛傳僧曰某直得杜口無言胡曰平地教人作保只如米胡道達仰山道悟即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若不假悟又道唯人自肯乃方親勝默和尚常謂授子拈古內秀俏措無賽嘗拈此話云然仰山恁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麼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

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
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冰消若
點檢不得且莫造次頌云碧岫峯頭借問人指
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
犯春萬松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
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何義璘曰是覓義
師曰佛曾迷否璘曰不曾迷國師曰用覺作麼
璘無對此亦本無迷悟之意也常愛雪竇道本

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悟即落第二
頭不悟又唯人自肯如何即是天童自有方便
頌云

第二頭分悟破迷

晉州人送賊

快須撒手捨筌罟

放下

功兮未盡成駢拇

終是分外

智也難知覺噬

著

臍禹力不到處

河聲流向西

免老冰盤秋露泣

戀著即鳥

寒玉樹曉風淒

坐著即不可

持來大仰辨真假

一點

難

謾痕玷全無貴白珪

切忌觸破

師云第二頭分悟破迷明來暗射智起惑亡皆是途中事周易略例筮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筮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筮也象者意之筌也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若向第二頭道少他悟達一迴不得爭奈道設有妙悟亦須吐却快須撒手到家更無一物始忘筮捨筌功夫智識盡屬第二頭及盡功夫不可智知始得少分相應莊子外

篇駢拇第八云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注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六指也功若不盡如駢拇連無用之肉也春秋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駢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注云不及也智不到處智不能知兔老圓月也丹霞淳和尚道水澄月滿道人愁冰盤秋露泣戀著

即不堪也大荒經崑崙丘上有琅玕玉樹結子如珠而小也玄中銘靈木迢然鳳無依倚與鶴不停機皆不許守戀坐著也鳥寒而淒不欲落他根株枝葉也詩抑篇白珪之玷尚可磨也玉內病曰瑕體破也外病曰玷色污也此頌仰山貴白珪無玷不落第二頭如何是第一頭大悟後方知不是

示衆云三聖雪峯春蘭秋菊趙州投子卞壁燕

金無星秤上兩頭平沒底舡中一處渡二人相見時如何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探竿在手

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影草隨身

師云舒州投子山太同禪師初謁翠微無學禪師適遇堂上經行次而便前進接禮問西來密意師如何示人微駐步顧視之子曰乞師指示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忽省契拜謝而退

微曰子無墮却子曰時至根苗自生他日偶問
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則不理子曰莫落空否微
曰真空不空因示識頌曰佛理何曾理真空又
投子山趙州始於桐城相見州曰莫是投子庵
主麼子曰茶監錢施我一文州先上山子携油
餅後至州曰久響投子到來只見賣油翁子曰
你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

子提起油餅曰油油子置茶筵相待自過胡餅
與趙州州不管子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
拜且道他意如何蘇州永光真禪師上堂云言
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
後再甦欺君不得趙州將此意問若非投子卒
難構副是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此與尋
常不脫皮要白柳棒底言意似同就理正與趙
州問頭相應州云我早候白伊更候黑子由是

道聲集衆奏請應識名寂住院白雲端頌死去
活來牙尚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澹
裏一對鴛鴦畫不成試看天童一筆丹青頌云

芥城劫石妙窮初

及盡今時始得成立

活眼環中照廓

虛

絕後重甦欺君不得

不許夜行投曉到

已滅程途

家音未

肯付鴻魚

已是妄傳消息

師云智度論有城四方百由旬滿中芥子百年
取一粒芥子盡劫未盡劫石者梵語劫波此云

時分樓炭經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歲諸天來
以羅縠衣拂石盡劫猶未盡窮盡此芥城劫石
此乃及盡今時却到空劫以前時然後眼活也
環中者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此言循
環而無窮得其環中者也環中虛處體也循環
無窮用也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西漢使謂單
于曰天子於上林射得鴈鴈足有蘇武繫書由
是單于不敢欺漢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與董

嗣作妻汾邊爲理嗣巡綽被番人虜琰與王爲
妃思鄉修書蠟彈內繫鴈頸上鴈至漢地飲水
彈落魚吞漁人剖魚得書知琰所在此頌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不曾家醜外揚妄通消息雖然
上覆天童適來侍者謝傳法誨
示衆云韶陽親見睦州拈香於雪老投子面承
圓鑒嗣法於大陽珊瑚枝上玉花開蔭蔭林中
金果熟且道如何造化來

舉子昭首座問法眼和尚開堂承嗣何人

知早

今日成開管悔不當時用好心

眼云地藏

恩歸有地

昭云太辜負

長慶先師

肘膊不向外曲

眼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

語

佯打不知

昭云何不問

引得狼來屋裏倚眼云萬象之

中獨露身意作麼生

覲面相呈

昭乃豎起拂子

兩重公眼云此是長慶處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麼

生

劈筈奪窠

昭無語

只跳得一跳

眼云只如萬象之中

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

却被葫蘆倒繳藤

昭云

不撥

兩轉見

眼云兩箇明眼衆隨左右皆云撥

萬象

不堪

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

兩彩一寶

師云法眼久衆長慶稜既嗣地藏長慶下昭首座平昔與師商榷古今中心憤之即領衆特詣撫州責問師知舉衆出迎特加禮待賓主位各挂拂子一枝茶次昭忽變色抗聲曰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曰地藏昭曰何太辜負長慶先師某同在會下數十餘載商量古今曾無間隔因

何却嗣地藏此事不在多年也不在久學如一宿覺高亭簡豈可外人評量昭首座黨護門風不通議論橫生譏剥法眼當時深愍此輩不通方者作十規論誠之學者不可不覽且人情之與道力優劣天懸故將本分事酬他道我不會一轉因緣是他大方之家不辯不爭却將長慶會下當年曾熟論底事校證昭以舊日相待纔與拶著七華八裂衆隨急救轉見不堪可謂陣

敗不禁蒼帚掃也昭與衆懽懽而退眼方略與
止住曰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誇大般若誠
難懺悔昭竟無對自此却衆眼發明已見更不
開堂古人惡來善應噴來慈應然後以平等佛
慧而開發之此子昭首座還嗣法眼猶不足以
酬厚德洗初心也天童只將昭公問處法眼末
後一句頌之自然頭正尾正頌云

離念見佛

草枯鷹
眼疾

破塵出經

雪盡馬
蹄輕

現成家

法不少誰立門庭

盡從這
裏流出

月逐舟行江練淨

一多無異
去住自由

春隨草上燒痕青

頭上薦
取夾山

撥不撥

轉必兩
頭走

聽叮嚀

事不
厭細

三徑就荒歸便得

下坡
不走

舊時松菊尚芳馨

快便
難逢

師云圓覺序道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岸實
不移因舟行而驚驟華嚴經道有一大經卷量等
三千界在一微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明眼人破
塵出經卷利濟一切人天童引兩本大經集成

一聯頌撥萬象者且萬象誰萬象獨露誰獨露
此現成公案家法常存誰更立門庭開戶牖華
嚴宗三舟玩月各逐舟行一道澄江千里孤應
惠崇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謝玄暉詩餘
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月逐三舟春隨百草三
舟百草萬象也月之與春獨露也天童頌見撥
與不撥大賺心鹿這裏只宜叮嚀子細不見子
方上座亦自長慶至眼亦舉前話問方亦舉拂

子眼曰恁麼又爭得方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
喚甚麼作萬象方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
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方忽悟法眼前話
末後道萬象之中獨露身聾此話末後又道萬
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可謂欲去便歸
歸便得筭來田地苦無多昭公方公寃妙失宗
濁智流轉之過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
松菊猶存蔣詡字元卿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

交游此頌法眼承言會宗開發二師之妙不失
長慶之旨如何是長慶肯萬象之中獨露身
示衆云吒吒沙剝剝落落刁刁蹶蹶漫漫汗
汗沒可咬嚼難為近傍且道是甚麼話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

可照

山云新婦騎驢

阿家牽

是何道理

師云汝州寶應省念禪師蔡州人姓狄氏叅風
穴穴示衆云昔日世尊以青蓮花目顧視迦葉

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首山便下去侍者

入室請益曰念法華為甚麼不祇對和尚穴云

念法華會也次日山與真園頭

汝州廣慧真也

同上立

侍次穴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鵲鳩樹

頭鳴意在麻禽裏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甚麼

何不體寃言句仍問山你作麼生山云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語真曰你何不看念法華

下語山後出世上堂云要得親切莫將問來問

在荅處荅在問處若將問來老僧在汝脚底汝
若擬議則沒交涉一日拈竹篋云汝若喚作竹
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汝諸人且喚作甚麼
葉縣省和尚掣得折作兩截拋向階下却云是
甚麼山云瞎縣便禮拜諸方喚作背觸闕俗諺
有云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佛國頌云首山
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醉騎驢子
去時人笑殺阿家牽不似天童頌得可喜頌云

新婦騎驢阿家牽

草木不體段風流得自然

拙不成

堪笑數顰鄰舍女弄巧成拙向人添醜不

成妍

取笑傍觀

師舉圓通秀鐵壁頌云何勞一日三梳頭扎得
根牢即便休大抵輸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
流首山荅話不用緣飾自然婆婦體段俏措如
西施心痛捧心而顰更益其美醜女數顰更益
其醜此責口耳之學不務妙悟者一心也待做

御容錄

卷中

七

風流四枝八脉傍不肯

示衆云神通妙用底放脚不下忘緣絕慮底擡脚不起可謂有時走殺有時坐殺如何得恰好去

舉僧問九峰如何是頭

高超威音之前

峯云開眼不

覺

明不越戶

僧云如何是尾

獨步劫空之後

峯云不坐

萬年牀

欠不樓巢

僧云有頭無尾時如何

先行峯不到

云終是不貴

如見婢殷勤

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

末後峯云雖飽無力

有甚麼用處

僧云直得頭尾

相稱時如何

君臣道合上下和同

峯云兒孫得力室內

不知

各安其分

師云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官懷人姓劉氏

雖徧經法席而受印于石霜初住九峰玄徒尤

盛後居洪州泐潭而終勅謚大覺一日僧問如

何是頭若是道眼不通明差別智不具論箇頭

尾先後心懵然不知下落峯云開眼不覺曉曾

從容錄

卷中

七

有僧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法拯濟峯
云汝道鉅嶽還曾乏寸土麼僧云恁麼則四海
叅尋當為何事峰云演若迷頭心自狂僧云還
有不狂者麼峰云有僧云如何是不狂者峰云
突曉途中眼不開這箇便是開眼不覺曉底榜
樣僧云如何是尾峯云不坐萬年牀又有僧問
如何是然燈前峰云勤勞不得力僧云如何是
正然燈峰云頭大尾小僧云如何是然燈後峰

云退位不知閑此是不坐萬年牀底榜樣也僧
云有頭無尾時如何峰云終是不貴開眼覺曉
也僧云有尾無頭時如何峰云雖飽無力退位
知閑也僧云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峰云兒孫
得力飽而有力也室內不知終是尊貴也宗鏡
錄曰入吾宗中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曰頭尾
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
理行俱圓石霜九峯師也示衆云初機未構大

從容金

文經

李

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出問如何是頭
霜曰直須知有疎曰如何是尾霜曰盡却今時
疎曰有頭無尾時如何霜曰吐得黃金堪作甚
麼疎曰有尾無頭時如何霜曰猶有依倚在疎
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霜曰渠不作箇會解
亦未許渠在故九峯曰諸上座古人說箇頭也
只令汝知有說箇尾只教汝盡却今時有如許
多不相應底事所以教汝向這裏屏當却銷磨

却令汝今日相應去成辨去若是當人體爾真
實恒如不可更恁麼說話也雖然如是須是箇
人始得且莫異口同音快須努力珍重萬松以
九峰公案證九峯公案注也注了說也說破其
餘意味分付天童頌云

規圓矩方

碗兒團團
盤兒四角

用行舍藏

升兒裏迴
斗兒裏轉

鈍

躡棲蘆之鳥

豈解高
飛遠揚

進退觸藩之羊

步不能獨
大方

喫人家飯

快須吐却

卧自家牀

切忌生根

雲騰致雨

春生

從容錄

卷中

夏露結為霜

秋收冬藏

玉線相投透針鼻

聯綿無間

錦

絲不斷吐梭腸

翻覆通同

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

文彩縱橫

木人路轉兮月影移央

解行不觸今時道

師云縱橫得妙左右逢原底人莊子所謂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如其不然則膠柱調絃刻舟記劍也寶藏論夫進脩之由中有萬途困魚止泊鈍鳥棲蘆其二者不識於大海不識於叢

林人趣乎小道其義亦然周易大壯卦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進無攸利艱則吉喫別人家飯卧自己牀如云喫官飯放私馳又云解將冷口喫人熱食者難得出則為雲為雨入則冰結霜凝此乃乍出乍入未是作家直得針線貫通毫芒綿密機絲不挂文彩縱橫正當石女機停時已早木人路轉正當夜色向午處已早月影移央此末後兩句只是一句今時儒學文章

士謂之隔句對嵩松恁麼離堅合異要與天童
相見諸人不得辜負九峯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中

音義卷中

五兩

以占風信号五兩挂竿頭

高郵

名尤地

妥帖

他果切

啻

翅止

鱣鮪

魚名

上知連下

驪蹇

頻足

皤皤

白

羅

試大

鑪鞞

蒲拜切

切

手挽

饒楫

毆藕打

危

非已

我不

骨

骨

亦作

憾

恨也

箸

括受

滑

骨雞

劍峽

治川

汨羅

水名

諧

在蔭讒

個儻

他激不

獲

裂

上一號

具

洗倒

遏

鳥割恢

魁大

絳

弗重

閭

苦本

奎

睽星

縮貴人

顛預

留平呼

漫汗

籠桶

皆上呼

綏山

上雖

油

缸

降

從軍金

考曰
三三

也腥膻羊臭盛在上成包也間生上諫下世載在運也醞

造上蘊去呼酸也 珉珉美石次粹玉下 邃精 臚牝去 膝蓋也 刖五刮切

价介善也 幾錯上平呼 繫辭上 般訛上 費見邑名 市

掾與綰切吏屬縊於四自經也葛陂碑澤障陶侃術鞏拱邑名

窘也 葉名 鍬具 牡牝 牡牝 驪黑 包犧上

行說上方也革亮對刀協帥調羣上毋恤卹無兇徐

牛一角
扁匾人
粕匹洛
氈穴細
藻澡水
蚩嗤
瞬

目茗茶蒂條賊物櫛盜櫳或作玲瓏全音玉音傀口儡猥

二折食列切拊撫拍也距巨禾末切提婆去呼曳

黜出賤也 遑丑略反 弁亦 袂弼弊切 先世通

平去
前也
觀行呼上去
演若惹
觀照呼上去
塢安古迂
迂紅

囿借音鈞云甌子炊銚吹銚山蓬蓬蕃煩輓廣

輅洛儂農楓風駢毋跽毋噬齊齊齊馬隹聃耳琅琅

玕即穀斛單于迂皆皆燒少畬賂扎札泐泐勒勒柜

稱呼去舍捨羝抵藩低也番籬驪離



五十二
七